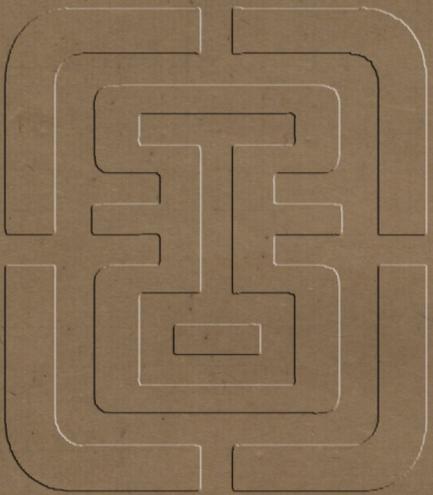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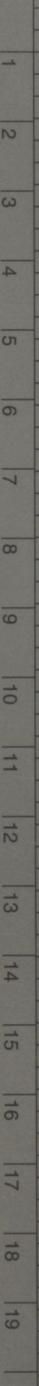
1275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三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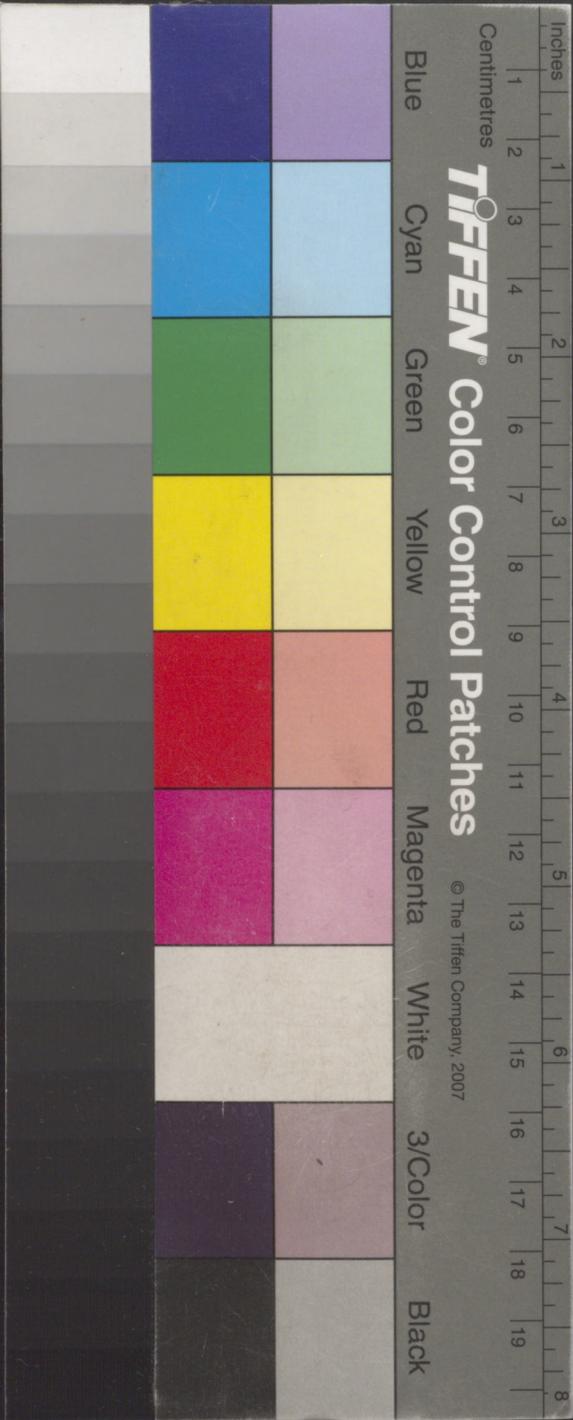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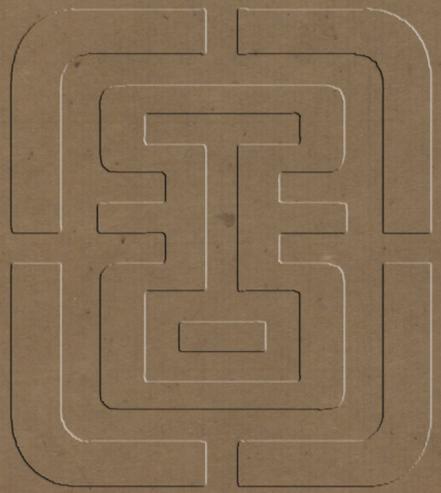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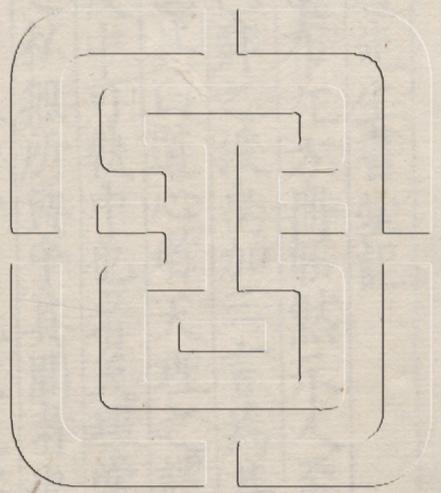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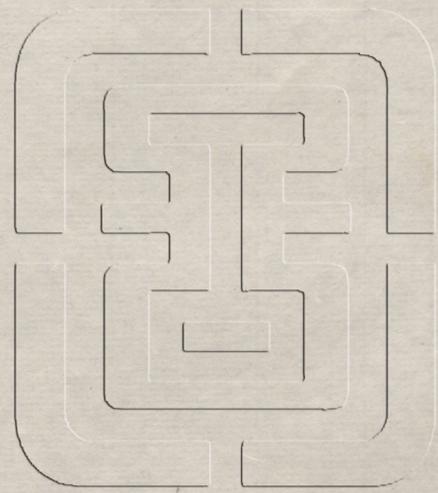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此所以上繼堯

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歎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測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何莫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泯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識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絕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溫

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
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
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賤而先生獨昇
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恩及其歿也士
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
有綏斯來動斯和之効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
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
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仁也
嘗主江寧之上元簿攷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
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

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 乾道
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
官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
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
解舍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庠隘弗
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
守莆田劉公桀增而大之某時將漕在焉捐金
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
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為堂三間中嚴像
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明潔清內為齋

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焉曰讀易外
為齋一日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靜觀又將為兩
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于其辭危君之
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厲某為之記
危公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
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
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
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
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
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

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
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
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
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
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
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
刻真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
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而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詞記

嘉定丁丑某被命守溫陵至之日延見鰲老問

田里疾痛痾瘥與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為之師則有以求春大夫三山黃公告者謂其遺愛餘澤在人也深去之六十年而後未有及之者問其詳則亦不能道也未幾乃得朱文公先生所為公墓誌讀之其略曰始予試更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彊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他縣民有冤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為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旁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東大抵皆

崇禮義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暨者泉之士大夫為予言求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為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能繼者今黃公節守殆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又云公來求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來多荒民力凋瘁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囂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發畝而均其稅於是豪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

至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庸受直亦不取至於燕游餽遺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鈞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得容其姦於是廩有餘粟軍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監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却分以屬縣他縣征調輸載民不朦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

木具陶瓦分寓便舟以往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憫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家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摘隱

伏人以為神而卒歸於仁恕也大治學宮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為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為一變始至欽謁羣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極之視社稷祠壇墮弊甚即命改為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曰御史林遣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嶮不以勞為憚雨為立

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以便期集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間亂倫敗俗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毋得復居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若有憑之者巫曰故遷卒某也死而役於城皇之神實為崇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為妖至是乃息先生叙公為邑時事如此而又繫之以銘曰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絜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嗚呼先生非輕許人者也若仁與義尤先生之

所不輕予也。迺獨歸之於公。則公之爲人可知矣。其爲政於永春者。又可知矣。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觀公所爲。其有異於古循吏否耶。又言人情媮薄。不可以義理化。觀公以善曉民。而民從之。易若此。秉彝好德之性。亦曷嘗泯耶。縣人故生祠。公公沒而咏歌之弗替也。獨其遺像。歲久不存。祠屋亦浸就圯。乃屬縣大夫使新之。而求像於公之子寺丞君榦。奉而祠之。以慰是邦無窮之思。嗚呼。公今遠矣。世之君子得位而居民上者。苟能師公之所以治己者。而推之以治

人。則是亦公而已矣。竊願與同志之士共勉焉。若夫芻狗其人。鬼魅其俗。務以法律驅而智巧勝者。豈獨爲公之罪人抑某。雖愚亦所不忍聞也。公諱瑀。字德藻。去而爲御史。有直聲。旋以病補外。識者恨其不大施云。明年十一月己卯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真德秀記。

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旣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

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回環而縈帶雙旌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曠市廛謹置之聲適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撫則前敞而後隘此其

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郡太守蕭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為而力以任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恪勾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遇施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

宜書矣蓋今之爲守貳者有簿寂丹墨之殷有牒訴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迺獨盡其心於責之所能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爲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爲復選士之官于舊觀者非以舍庫狹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庫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

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濇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熊魚之際昔者潮之君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潮之士者哉陳公名愴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爲屋十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記

懿孝坊記

懿孝坊爲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
父得疾頗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致進鑿
屢易弗效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
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祖若妣欲其相從於地
下也父平生獨喜耽書不善執事善執事者莫
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鄉祀天詞
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鼓再通群鵲遶
屋飛噪仰臆空中有大星三燁煜如月正照擱
楹間精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翌

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
君者金勝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
友講問學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勝之義叶顧
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托焉咸知也物
欲昏焉利患怵焉始喪其本真爾惟誠於孝者
心絕而慮一心絕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
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
一日之誠猶若是况於學道之君子終其身而
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乎始良子
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輒相從拜禱良子

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蓋二女子
爭相爲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
孝而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
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予謂懿孝之
名施之呂氏爲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
望世儒家居貧自立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
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守建安真某記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祠唐義闕林公攢國朝皇城使贈
司空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

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
也昔之君子以是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
也二公泉人祠爲泉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
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泉之士多工於文而言
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譽取其尤著焉者也二公
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焉者何也
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不事
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
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
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

至也齋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
可以言忠也羨焉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
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爲至曰事
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至也孰爲極曰主爾
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
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甕而實之非苟以
爲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沒而遂念焉是死
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子曰家可徙
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
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

嗜死也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
而卹其私焉是孤吾君也夫爲人子而死其親
爲人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
所不忍爲也故恩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
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亦也
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彌之加于朝褒表於一
時而焜耀於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蓋以孝
而徵福其爲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爲忠必
不篤無所慕而爲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
茲余奉而同之之意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

曰事親者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能為林公則進而委質於朝廷盡節於官守其不愧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且刻其事于壁者太守真其也與其議者博士吳實卿從事李方子也奉其祠者郡之士曰黃龔也嘉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植僵百

度咸飭鄮山鄞水之念油然而動于中猶惠顧吾民思所以澤潤於亡窮者廼以書諭于朝曰維建之為州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其間裁什四三歲其豐民食董告足一或小歉則疆者相挺為疆弱者轉死溝壑中備豫之政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杜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願悉舉以平糴散儲屬邑田野間其誠力憊不能任郡事請得上還印紱俟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

聞聖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 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迄終厥事條其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黻然不敢言去於是顓為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必總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疚非卿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黃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賦其境之廣狹為置倉

之疏密故在建安甌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毗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又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斂散之舊糶以夏糶以秋糶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是冬條約成某自泉徙江西公命以識曰庶來者之有攷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乎然其禁防密興發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

貸也縣不稟之州州不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然邇者易凋逝者易遺又其孰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奚以廣惠爲哉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爲患已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我繼社倉之弊非法之弊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爲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不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難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罅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其位真某記

蘄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爲某器

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
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于壑者
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
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
邊之首政也斲故彌沃壤中興以來流痛未盡
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
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
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突以相恤式予為
二千石干此而奉養嗇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
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甌圭勺之贏還以遺吾

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廩有餘歲幸
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廩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
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
民此徇豫之善畫也迺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
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
麻非錢縷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
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
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
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
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

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其識之其欲以諭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

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真某記

睦亭記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庭之事也子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親其義一也予之爲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丘壟在是也有精舍焉以奉吾王父先人之丘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爲會吾宗族之地

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爲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由總焉而至於無服辟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幹則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爲是者非爲今日慮也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爲吾王父王父有子二人焉是爲吾元人若吾叔父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僅存蓋相倚以爲命者夫焉得而勿睦耶予之

所以爲是者爲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相眎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爲從兄弟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爲再從兄弟屬一降則恩爲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俗皆然也况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爲精舍於斯欲吾子子孫孫欽奉其先之祀又爲亭於斯欲吾子子孫孫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亭勸醕歡洽之

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雖遠而情不至於踈情不至於踈則恩不得而絕庶其免於相視爲塗人也茲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客又曰子之爲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窳盛有屋以庇陞域者不爲不多而能保之以傳于後者甚寡又將何以爲計耶曰此非予所能知也雖然有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兄弟宗族同一體也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吾並生於穹壤間者皆同一體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窳盛有屋以庇陞

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以貨與力取之邪吾而不忍於人人亦將不忍於我矣此予之可知者其所不可知者奚庸過計爲哉客曰然遂次其語爲睦亭記

畝忠堂記

上更化之八年以左諫議大夫長樂鄭公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拜疏懇辭 詔曰朕方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才不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迺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於是薦紳大夫士歛然知 上所以

用公之意公遂拜命不敢辭越若干年陞同知院事又若干年擢參知政事既又晉長樞筦與東西二府謀議公寬厚闊博其心休休然無黨偏無忿忮夙宵自竭不斲人知庶幾所謂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又若干年公以疾求釋位弗許至流涕 上前曰臣犬馬病力不能任 陛下事願賜骸骨以歸 上猶曲留至數四知公志不可奪詔拜資政殿學士付江南西道旄鉞公又奏曰臣誠驚且憊不能任帥事敢固辭廼詔升秩一等領祠于洞霄宮 某時卧西山公過

焉因上謁請問所爲求去之果者公曰吾老且疾不宜久典政機妨賢能路是以有請請而獲吾之幸也然吾忍忘吾君也哉吾以一書生驟致此位懼即死無以報 上恩今雖退伏田廬葵藿之心終在 帝所吾將歸營一堂朝夕其間致子牟存闕之思非子誰知吾心者明年公以書來曰堂成矣其爲我名而志之 某旣不獲辭請以敝忠堂書之扁又惟自昔大臣遭時得位進退出處之道有三難焉方其進用也以有補爲難用而有補矣退爲難能退矣不忘君爲

難令公之居廟堂也於國論有調娛之功其退也於權位無固悵之意迨既優游林泉宜若亡與國事而倦倦於君猶有不庸釋者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之謂矣雖然公之所謂不忘者豈徒有是心而已哉先朝元臣身處閒燕國有大政令大議論未嘗不密效忠款以裨聰明今天子從善如流公之被遇殊特又非羣臣匹繼自今安危理亂之機有伏於衆人所未察而先事以言者必公也是則古大臣之事某方矚望於公若夫堂之面勢挹怡山

而吞西湖於登覽爲最勝然非屬筆本指故不書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十七年夏六月不雨祠太一千湘心亭夜漏下且十刻遙祝于江之靈曰洋洋湘流神龍道宅盍哀斯人亟霽之澤膏我田疇活我黍稷廟于江濱維以報德越十日雨大摯歲以有秋時通守張侯國均從事王埜方被郡檄築岳麓湘江二壇因屬役焉得地于壇之左方面蒼巒俯碧流於置祠爲稱迺闢迺夷迺攻迺治我材

孔良我工惟時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君之神在
境內者悉合而祠之堂皇言言貌像巖巖或公
或王圭冕蟬聯有疑而諭者曰兩者陰陽之和
氣也謂龍尸之矣所據依且其靜而淵潛動而
天飛非鬼非幽何以廟爲予曰兩非雲弗成雲
非龍弗興在易之乾取象于龍以其神變之莫
測也故昌黎韓氏謂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
蘇公亦謂行爲人飛爲龍變化往來不私其躬
然則壇而祭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
宜豈必皆同苟可爲民予敢弗共是役也經營

規度壹出於張侯堃去張研代之董督惟謹糜
金錢百一十萬有奇廩粟六十有一石而取材
於場不與焉予旣叙次其事且爲之辭俾歌以
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或山
而湫審何爲兮安即不我民兮顧憂旱暵兮良
苦歲將饑兮誰懇達龍君兮不來極予目兮湘
浦龍之升兮雲從變化嶽峯兮有雷有風騰百
川兮雨四極膏大田兮稼滋殖崇崇兮新宮觴
巨潔兮采盛豐冀龍君兮我饗朕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既薨之三十年臨江大
守楊侯恕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諭
于某曰蓋記之某之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
幸嘗出公嗣子文昌公之門獲聞公言行甚悉
蓋其始也以區區一郡役事嬰權臣之鋒坐是
連蹙而不悔迨其中也登諫垣任言責正色直
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不怵近習貪夫
小人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擊之論有
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與聞
國論尤以獻替爲己任嘗言於上曰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
兩言而已有諷其太直蓋少加委曲公曰吾直
道事君知任真而已何以曲爲卒以是終其身
不變嗚呼迹公平生之大節其可謂以道始終
浩然而無媿矣非誠而能之乎中庸言夫地之
道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不貳者誠
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貳也貳則不誠
矣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能以期月
也况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豈非
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 孝宗非常之睴

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知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蔽以一言曰至誠無欲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欲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冲澹凡聲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於無欲能之乎世降俗弊士大夫以苟得爲賢雖徼幸一時而朝榮夕悴有身沒未幾而聲沉迹泯者甚則唾晉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

又能使爲郡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力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誠而待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亦公而已矣故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爲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真其記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爲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予曰潛之爲言也豈欲使子爲節信淵明之所爲哉二君懷

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遂巡退
遁以終其身今吾子少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
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已然則予之所
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某嘗有之曰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砥其偏而正之
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
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
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
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
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蓋庶幾乎

高且明者也夫其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
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
下之理高常病於亢而明常累於察以乾之健
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明亦必以晦處之况
於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則智焉而
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決而行之
以容與舒徐於沉潛之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
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
昔者顏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
續密去聖人之域蓋亡幾焉漢儒唯楊子雲若

有見於此者其爲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其旨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潛者異乎顏氏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於斯盍亦即涖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詠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蘊皆將粲焉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嗚呼便環嬰者數人苟可以厚鄉隣者無不至也公名

主字國瑞自號曰仙游翁云是年冬日至西山
負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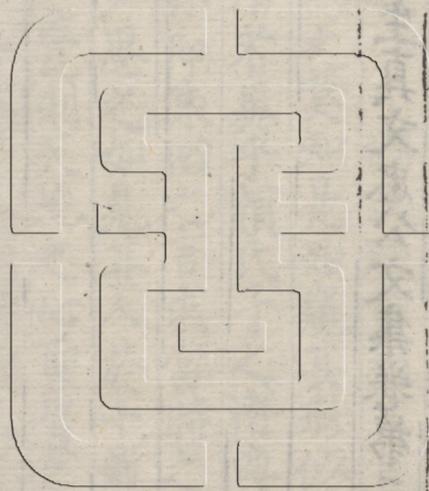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
適五十祀矣邇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
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
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牀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
者居未幾政修財羨廼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肆
業詣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于東西廂
祠先賢于其所由內達外莫不負然矣又惟廩



士之儲未裕則枯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亟充
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
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
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謹然曰我侯教育
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其惟淳熙之役子
朱子寔記之格言不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
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
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
事而非學其於辟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
非事於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

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
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粗迹
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
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
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
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
天下有無用之體也堯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
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
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未爲士者壹以辭藝爲
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

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為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靳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瑣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其嘗令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子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

也今吾晉伯觥劉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孟
之銘匪有志于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
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
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
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
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
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
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
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
存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

雖未炤物能炤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
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
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
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
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
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
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
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
尚實體于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

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
寢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浦城主簿聽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
廼記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
鳳所宜棲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
擢太常第由吏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爲而君
孳孳所職弗少懈垂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
然夫官無崇庠顧所以居之者何如耳苟得人
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其人雖山岳之

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宋興以來仕于斯

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之名

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

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爲正人欲

論峻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

主簿時事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

傳在人不在官若職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

之人指石而議曰孰清如水孰濇如泥孰偉然

特立孰汨焉突梯

楚辭突梯脂韋

是不可畏矣乎是何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逢寅字某其居與古

靈同氏又同蓋企前脩而願學者也記之所書
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濶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
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
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
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
者乎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
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以天之柱
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

則塾一維弛則墜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
不敢後者以是爲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
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
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
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
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
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
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
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
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

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特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

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

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棗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棗而濼溪先生亦嘗攝縣之濼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東為堂王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

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子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
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
隸於已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辜
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
其居官寧以揀菑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
嘗以椽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
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
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
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

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干焉大家而股細民吾
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
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厚厚焉猶懼其弗旣今
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
者又爲專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子言之求
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
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
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已度人
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

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_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鋼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性同則情同

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蠱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絜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為

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縑素歸仰百爾發墜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爲蛻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爲泡幻以死生爲夢覺以軀殼爲罌甌委而去之不趨救疑豈其死也乃顧已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翳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塋塋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

而隴有限多爲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葬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爲法本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秉畀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爲壅藏乃欲自異我今爲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衆開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爲宗故常以較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睛腦可捐亦莫之惜况金錢寶

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于墮墜日趨於隳昧者
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造為佛法之衰何者
末勝則本微養陰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
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
則生而官居死而塔塋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
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
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
予不得辭師名妙崧浦城人歷主淨慈靈隱諸
山又主雙徑道價為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詒書於某曰盍為之記
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
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
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
動者正所以為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
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
清虛而已爾人之十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
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
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
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屬蓋

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漠府制置長淮今又以
法從近臣而撻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
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
儒者而非二氏矣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
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
身而弗獲者况於獲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
為吾耳目之騰心志之域者至至錯立于前苑
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
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
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

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
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為主而我從之
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
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
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
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
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
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
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
相為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

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侍從
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
故而不懾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
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
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擯弃塵
累受道家法爲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
臺劍池之故蹟遂隸藉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
院舉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

之背囂譁而鄉虛寂美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
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爲若敖
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爲祖考
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
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
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
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
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
歸之二宮二宮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
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爲慮顧不遠邪

西嶽弗能止遂以諗于有司明年行可僊去西
嶽屬予爲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
豫期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不能長亦爲知
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
爲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記而
母負其約饗其利而母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
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
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二宮者各有籍
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爲
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其今以訓武郎主管

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韓兼福建
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磔童牛之觸乳狗
之搏尺箠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
之以滋大畏則矚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侮
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
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劍旣陷將樂窺
延平甚急公特執喪卧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
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賦

上從民望起公為潭川守侍遠近洵駭公不忍
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
赤立亡餘徒以至公大義感激人心而羸者張
懦者奮後賊者亦幡然勅順甫決辰間精采立
變盜相顧不敢窺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顯付
使事居數月又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既乞師
于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
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
公明方略信誅賞旌票銳警情踰號令赫然戎
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遶宜兵

威所加如斲枯槓由是三郡悉平上嘉公之
功命進秩三等論議右文駿鎮建安領使如故
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
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
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為生祠以奉公像取唐
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為劍人之愛公如
魏人之愛狄公也又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
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
聞之蹙然曰子奉天子命使殄寇而靖民廩
廩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

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奮其
勇予何功之有哉郡人聞公言乃益繪提舉常
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
式中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梓趙君以夫
侑焉繪王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
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文不幸卒官則築室別
祠以昭群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
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鄉貢進士范荀龍等
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
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則不能成

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慨然
以圮下隆中事業自許待親海陵年僅三十已
能出奇決策揃東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
人者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爲時一出慨陳
激烈言發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
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
夫於世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
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公以弭其變也而公
之精忠炯然上貫皦日是天心屬公公心契天
天人之相合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

豈偶然者邪今群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綏外禦
之事方塵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
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懋不已焉維今之功特其
發軔云爾其既不獲辭劔人之請姑叙其大略
使著于石章後序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
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方心誠鄉之而欲
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
石皦厲逾冰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

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爲天地
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
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
至於大曰吾非烏獲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
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騾驢不可以
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
之學必以弘毅爲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臞生
爾其問仁也得克已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
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
旣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爲

何如耶繼頹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
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
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
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啓
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
即不安於大夫之簣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
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
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

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
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爲器重其
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爲
仁由已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
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爲士苟能深味頹曾
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
道悅焉孳孳弗躓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
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爲山戒
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
尚楙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頹曾之域則吾將

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爲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緬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衡高揭倚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爲紫微其象爲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內面而觀仰也蒼龍主

東赤鳥司南於菟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繇方而作屏也吳寧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爲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闕是禪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

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
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實隔層霄在
我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
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
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
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
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
造舟為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

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
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
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
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
行也久矣濼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
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有司
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
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
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
任諸已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

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滄澆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為已憂廼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糜金錢幾十萬緡旁為僧廬以藏守視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溥也嗚呼世習偷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橫獵其不

為州里大蠹者鮮矣况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况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後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厥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

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
獲矣於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侈
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為餓隸者
其不以是歟惟君用心其濬可及百世故予喜
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興
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
崇阜前扼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
事之西故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

也因而葺焉時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模府
輒兀坐亭中緡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
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散入凡席令人肺肝醒
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嘗不炯焉心目
間也比歲揚君修來為北官扁其亭曰宏博舊
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眈兩偏老屋十數楹爰爰
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
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
北為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瀉可愛則以聽
兩名之又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

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鐔川勝
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為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
汛埽汀樵之遺孽及改鎮富沙君又從焉其居
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
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為亟起而圖之不必為已
凡皆若是也抑予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
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
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
是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体道者
不特窺牖而繫焉畢覩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

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
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
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
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
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登覽也所以為進
修之地豈獨滌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
科目則既陋矣陳君廼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
愧乎故嘗謂天下有其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
也予老矣久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庶幾
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

偉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
是役也起紹定四年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
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招捕使
司屬官於幕畫與為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百四十有某年十今斯民蒙累
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為令者得與
田野相安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
燬零都蹂宜黃乘間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
張侯涓叟之為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

士糾民兵未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
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
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曰吾邑之
令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
侯曰民不能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
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
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
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餼粟之助郡
太守黃公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
以衛吾民則命簡銳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

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瘵惘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敗者浸復呻吟者浸息而縣廳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糜錢緡若干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柴嘗用人旣而以難出奔而其其免已者前之所刑也蓋因辜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

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曰處于中思所以答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未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

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巳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適以為明鷲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忍為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某官曾氏名某以恩授某官侯今為奉議郎姓黃名炳今以提舉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

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子思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

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
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
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
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
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窮其未流又有所
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非主乎理矣清
父顧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
學莫惡於多歧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
顯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
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發之明招山其季大
愚寔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
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
皆窀穸于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
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
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
君南過趙僕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
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為設羨馘曰吾不肉食累
年矣眡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為二先生祠幸

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
權門騫勢余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矯示鬼不
謫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
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
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
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
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
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
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
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

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
邪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
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
為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
死不瞑目祥老奉遺命以來為之覺然曰此予
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
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厄弗自恤而
以當世善士夫職為已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
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
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

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
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寔左右之又序
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竒
忠信沒溺者邪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蕭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
髮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其曰在易有之蒙以
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
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
合二卦之義當極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

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擇而言泉之涓涓始出
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于中不
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
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
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
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
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
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
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
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

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无窮矣抑實之之

爲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爲翁媪膜拜

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為誰蓋感之者不以
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
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
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鄉火百世曾謂公
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
心藏于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
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
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踞蹻之惡亦然賜之而
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為亡
窮公之政留于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

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為郡者不能
復真有媿焉而某之媿為尤甚某之初守泉也
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
睠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為寄而母崇宴觴母豔
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目也在
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為心則凜
不敢渝賴是得亡獲臯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
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
感然汗出以漸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
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為民之好

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條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為之記謂因民之恩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感然已而忻然是忻與感何所從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為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為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懼懼乎其中陷弱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

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郡學錄黃龔為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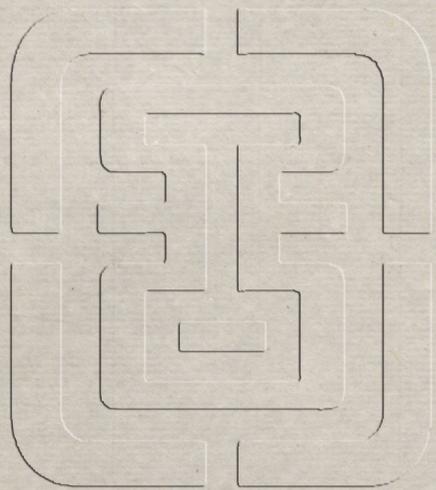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間有塾族有師亡馳驚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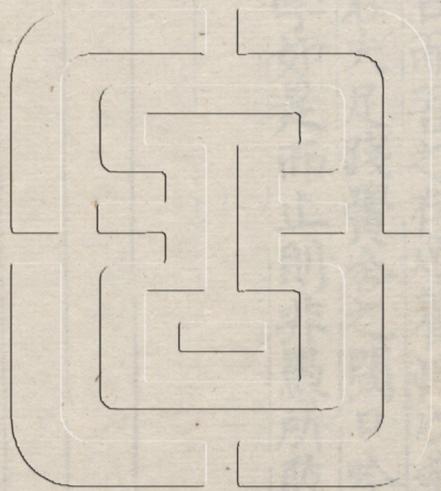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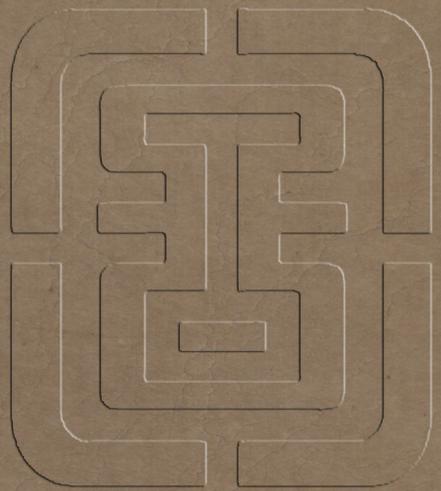
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
竒僞爲漢之經生凋鏤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
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
後世之法而異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
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土之安而
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
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
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
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
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

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
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煥東西爲齋四以
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 奎畫射有圃先賢有
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
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
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
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 朝廷
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
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
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

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其敢或遺
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
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
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西
山
先
生
真
文
東
山
先
生
真
文
第
二
十
五

和
耕
亭
之
記
耕
田
非
古
不
古
也
曰
吾
之
學

有
其
水
以
隨
其
木
以
隨
其
石
而

